

经验与超验

顺真/著

Jingyan yu chaoyan

贵州人民出版社

经验与超验

顺 真/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验与超验/顺真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 7-221-06348-6

I. 经... II. 顺... III. 东方哲学-研究 IV. B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974 号

责任编辑: 黄筑荣

装帧设计: 曹琼德

经验与超验

顺真著

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50 × 1168mm

开本: 32 本

印张: 16.875

字数: 410(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221-06348-6/B·165

定价: 28.00 元

本书由贵州大学社科基金资助出版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
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唐】德山宣鉴禅师

前 言

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存在,以及对人类存在状况之研究,在为哲学提供丰赡硕果之同时,更大量性地为哲学史提供丰赡的晦涩和混乱。^[1]哲人及哲学家们,^[2]在乱麻团儿似的哲学体系中,东闯西奔,进而使自家之一见,再度化为新秩序、新体系,化为新的——关于哲学之乱麻一团儿。而哲学史的系列性累积也似乎向我们乐观地表明:存在,这一语词作为哲学对象的哲学负担之使命,已成不容再辩之事实。然而对于存在一词界定之不同,终使哲学种种麻团儿体系显露各自不同之风采。

不过,哲学问题之考问,并不能替代对哲学自身之考问。生命定慧以及智慧沉思告诉我们,尽管哲学是对人类存在状况可能性之探寻,但哲学活动自身并非就是人之终极存在。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现象之一种,必有其存在之背景。背景之哲学,是本书《经验与超验》对哲学理解以及哲学参悟所作的新维度之思考,即哲学也不得不在某一存在的存在背景之中,^[3]这正如存在在存在的存在背景之中一样。不甚乐观的是,即哲学之命数在于:在整个人类于宇宙自然之中还没有完全完成其终极价值使命以前,哲学是不能完成的。这是因为,哲学存在之承担者、立法者,即人类之人是不能够以一种皆大欢喜风格般的整体架构在历史的某一瞬间一蹴而就般在生命实践之层面完成其形而上学超越超验的本体存在(即内证圣智如来藏、内证物自体、内证物如),并还得将内证物如那一完成寄希望于永久之未来——人类生命之生死流转

正未有穷期。^[4]故所有哲人之使命必是去拯救，故所有哲人之命数必如佛教地藏王菩萨无量悲愿之所是：

地狱未空
誓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证菩提

本书共分三卷：上卷曰《境论》，乃本人对哲学参悟之直觉；中卷曰《量论》，乃以藏传佛教量论因明学为根基而述人类认识功能之逻辑公理；下卷曰《人论》，乃以往圣先贤为准则，阐释哲学形而上学之本源以及内在真实之次第，以此架起在我们这个时代沟通东西方哲学文化之桥梁。《境论》写成于广东怀集（1990），《量论》写成于西藏拉萨（1996），前后相隔，五载有余；《人论》之辑，成于贵阳花溪（2003），悠悠十余载，个中甘苦，九曲心路，谁人能知？道贯之文，唯待来日。古诗云“十年磨一剑”，亦吾之谓乎？宋儒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永孜于此也。

目 录

前言	1
上卷 境 论	1
中卷 量 论	73
下卷 人 论	
总 序	129
周易符号与中国思维	132
周易乾卦发幽阐微	
——文王、孔圣哲学 - 形而上学体系通说	179
周易明夷卦通解——文王、孔圣生死观探微	208
孔、曾、思、孟儒学视域中之阳明心学	233
道家逻辑——南华真经齐物论分章通解	270
屈子的诗化哲学——屈原辞本体意蕴的现代阐释	360
康德的自然宇宙观	375
康德的神秘主义观	400
后 记	532

上 卷

境 论

本 颂

天地如如造命
父母无明授型
无始戏论熏染
坠此劫中恶种
唯以上上空智
证得生之为生

自 释

—

哲学,就其探求之目的而言,终究要将自身的终极指向之触角,投向人,投向人类之人存在之可能性的语言追捕。人,作为最显明不过、最无需赘词的一个术语,从来就是哲学语言过滤进程中之最后要余物。

人,并且只有人,才是哲学命定之领域!

人,如此重要;人,如此本真;人,如此不可撼摇地存在!

哲学之焦点在于人,浓密哲学网络之源点在于人。哲学之存在,依赖于人之存在。人,为哲学划割出生存之地。凡种种哲学,即哲学之种种主张者、阐释者,将人呼唤到自己面前而对之有所作为,有所理解,有所关怀,有所蕴含,有所摘斥,等等。这,是件天大的好事!

但哲学探寻之对象,是否因此就已然如此之明了?哲学史已然如此明了之人,是否就命定地是哲学探寻之对象?当某一哲学探寻者或哲学家们发出“人是什么?”之论题,这一论题自身是否

仍在晦涩之中？即“人是什么？”这一永恒之论题，使我们进入探寻哲学之路的原由何在？现在（谓读者阅读此“现在”一词的当下当刻），能否可以说，人这一术语，设若已然被大众及哲学探寻者们所默许了，则人这一语词在哲学天平上之砝码地位就已然被合法性地确立了呢？如果说“人是什么？”之论题，已然如彼那般地具有不容再辩、不容再诘之先天性，则上面所逼出之诘问，以及由此引发之诘问链，将如何解答？

看来，哲学探寻之第一触角，就早已使哲学探寻坠入难以自明之中。“人是什么？”之论题，并不牢靠，它有待向澄清处进一步澄清。

人类文化史表明：人，这一语词概念，其在哲学史之哲学流变中，貌似渐趋清晰，实则愈发暗晦。表面上好似自明的人，在种种哲学探寻中，其哲学之自明性，却恰恰被人之那一所谓的自明性所掩盖，所重重掩盖。退而言之，人这一概念即使是自明的，却在种种哲学论证中失去自明，竟成为缺乏明证性。末了，哲学之人的境遇，使“人是什么？”之命题的阐释，陷入了岂止是半疯_儿状态的混乱？人，甚至没有比人更模棱两可的词了，甚至没有比人更受肢解、更受扭曲、仁者见心、智者见肺的词了。

人，破碎成无数有关破碎的碎片；破碎成种种哲学之牌匾、商标，甚乃广告。

人类哲学史表明：“人是什么？”之论题，必然被“什么是人的”这一一般性解答方式所缩小，所缩化，所置换。人这一语词，恒常性地在哲学史上承担着这一不幸而且无辜之灾难命运。^[6]

必须去拯救！必须去拯救人这一语词如此这般的哲学不幸。人这一语词的不幸，凸现出哲学史无穷纷争之悲哀，而种种哲学理论纷争上的不幸与悲哀，又必然是人群行为不幸后果、悲哀结局乃至悲惨世界之根源。

其实,人并无理应承担“人是什么?”这一论题中人的那种所谓哲学命运以及诸如彼类的语言义务。将人置于“X是什么?”的主词位置,这一位置对人的固位,已然使人走向其所潜含的存在之反面。时至今日,在东西方众多时贤^[7]五花八门、色彩纷呈、越写越厚的哲学“大作”中,人这一语词的哲学意蕴仍将被上面提及的似乎无须再度诘问的论题方式所扭曲下去,所不断地肢解下去。

在普罗克拉斯蒂式的理论铁床上躺着的“人”,要么没脚,甚或没头!

但是,人是人。人是人!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人不能是人以外的。人不能是什么?是的,人不能是个什么,人绝不能是个什么!透了的智慧在吾辈眼前之虚空闪射着金字:

当人不再是个什么的时候,人就是人了!

正如佛祖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8]中所开示的那样: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然而,人,何以仍要陷入如彼之不幸?何以仍要陷入如彼之晦暗不明?何以仍要陷入哲学论证中如此之异化境地?人的语词命运,如何被拯救?如何拯救,人才能从人之降格、肢解中被解放出来,被还原出来,被再生出来?人,如何死里逃生?人,如何破镜重圆?人,如何山穷水尽处而一入柳暗花明?

这就逼迫当下当刻之探寻,飘入虚无之空谷。在吾辈眼前的人,是何等孤苦无援,形影相吊!是何等无根浪迹,天涯飘摇。人,竟无家可归!尽管看上去好似无一处不是人的家。人,竟可

以被编入任何门牌号码的哲学之家中。看上去,真好似无一处不是人的故乡,无一处不是人的故里。在虚无的空谷中,吾辈看到任被哲学剃刀所宰割的人——年华似梦,命如流水、血做落花!

但在人就要再一次被肢解、被扭曲、被迷坠之瞬间,吾辈眼前涌现出人的本真之家、人的发祥之地、人之故里。即那既是人之来处也是人之真正归处的——宇宙自然。

吾辈将确有关于人之为人的背景:只有宇宙自然,才是人的家园;人之根,在大地。只有在宇宙自然之中,人才能摆脱哲学语言之赘加义务,才能够摆脱被不断破碎肢解之命运。人,终将在宇宙自然这一存在背景之中死而复生,天日重见,大化流行,生生不已。

【附 论】

中国文字之字源学、词源学研究,为本小节之探求提供了证明。人,这一符号,从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金文,一直到今天的种种书写方式,从来都是视觉观照的直观产物:人_{甲骨文}、人_{金文}、人_{楷书}。即,人这一字符,一直是像形的。原始初民对人这一字符,在其创造初始以及使用的前后延续中,并没有赋予其更多意义。在初民之观念中,人和人之外的存在物间之不同,只是物种间的类之不同而已,人并不比动物、植物有更多的尊严。人和牛_{甲骨文牛字}、马_{金文马字}、羊_{甲骨文羊字},同属“六书”中之象形字。许慎《说文解字》曰:“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9]且在原始语言、原始神话系统以及原始社会形态之活化石即现代原始部族中,人甚至不得不借助于人之外的存在物去构造人之存在之自身,如原始部族多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人不仅没能高于动物,甚乃比动物还低。^[10]人这一字符之字源学、词源学来源及内涵,虽标划出人这一

存在的存在性,而此存在性的规定性,并不与一般性哲学探寻中企图用人这一语词来代表、指谓哲学之终极指向的那一存在性相一致。本书的观点是:人,是在和人以外的动物存在等的类存在层面之直观审视中相区别后才是人。这是因为,人和动物等存在物有着相同的存在背景——宇宙自然。人的这一存在性质,属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之下卷《目的论的判断力》的两个层面即“自然目的论”和“道德目的论”二者中的前者而非后者,即在宇宙自然背景中存在之人的规定性,属于康德所言之“自然神学”范畴而非属于“宗教神学”范畴。假如一般性哲学论题“人是什么?”的主词之人,若被牛、马、羊等所代替,此一代替,似乎使具有几万年甚乃数十万年文化文明的人类一族尴尬难忍,然而于中国文字之字源学、词源学视角而论,从原始初民的原始意识而论,却又完全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人是什么?”之论题,有背景之限制。人,作为一个符号,只有在自然宇宙这一相关之存在背景中,才能凸现出人之为人的终极意蕴。人这一字符、符号,只能标划出在宇宙自然中那一存在物之存在性。是故,人在宇宙自然以外之存在性,并不能被人这一语词所标划。由于存在背景之差异因而可以断定:人这一字符,并不能在语言上也同时不能在哲学上描述出具有终极性、本体性那一存在物之存在性。人,这一字符、这一符号,只不过是具有终极本体存在性那一存在物在存在时序上之某一点的语言标划;只不过是具有终极本体性那一存在物之某种兑换性质之存在的语言标划而已。按照逻辑的观点看,我们并不具有将蕴含着终极本体存在性的那一存在物之创生来源就当成那一存在物自身的澄明性。而且,那一存在物之创生来源,在读者阅读“眼下”一词之眼下,尚属晦暗,并不清晰,其有待呼之欲出。正如一件青铜器并不就等于青铜,正如一朵怒放的玫瑰并不就等于玫瑰花种一样: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之终极

指向的语言标划。如是,则“人是什么?”之哲学论题,也就将露出其毁灭性的伪论题之端倪。

二

人,不是哲学语言探寻之终极指向,也不是哲学生成之源点。“人是什么?”之论题,并非如哲学史传统中那样具有逻辑上的自明性和澄明性。由于人这一语符在描述具有终极本体存在性的那一存在物之时有其背景之限制,是故有关以人为源点之哲学探寻,若将其置于中国汉字字源学、词源学之背景中,若将其置于原始初民、原始神话意识对其界定之范围中,人这一语符所标划的存在物之存在意义,就才可被明确,被相当明确地澄明。人,只有在宇宙自然中才能成其为人。即人这一符号,最初只有在关乎对在宇宙自然中那一存在物作出描述时,才具有既合逻辑而且又清晰明了的文化符号之功能。

在除去了遮蔽于人这一语词之上的含混不清的“所指”之后,人之本真“能指”就已展露曙光。^[11]

对人这一语符之去蔽显露,绝不是再一次地对这一语符扭曲性的哲学规定。人这一语符能指功能的自发显现,导源于人之为人的存在背景。

哲学不是人的家园!

人的家园在大地!

人的家园在宇宙自然浑然一体之圆融中!

但哲学史流变表明,人从自然中来,一旦被迫离开自然,则即刻成为“非人”,成为面具下面的角色。哲学探寻“人是什么?”论题中的主词之人,实质上早已被非人的种种境况所替换。由于前仆后继的哲学探寻者们一直忙于不去探寻非人对人的替换,一直

忙于未经直观之思就跳跃性地进入论证之思,因此,由斯所形成的哲学之晦暗反倒成为澄明;哲学的荒芜杂乱反倒僭越性地成为形而上学的自清自明。终了,本来就是问题的论题却成为了不是个问题。而所有哲学谬误的根本问题,正在于这个存在着的所谓不是问题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着。

既然人这一符号及其所指已被排除在哲学的终极指向之外,那么,哲学的终极指向及其源点又到底为何呢?就一般意义而言不可否认的是,哲学是人的事业,是人类所独有的事业。设若说牛、马、羊也有相应的牛哲学、马哲学、羊哲学,那将有损于人类尊严和人类的文化遗产。但前文对“人是什么?”论题进行诘问的结果,却又表明人类的哲学探讨之结果不能不使人跌入动物存在的那一参照系中,即“人是X的动物”这一句子命题之形式,构成了对“人是什么?”论题所作回答的普遍性的哲学句式。这一句式,主宰着人语词的全部哲学命运:人,终将是种动物。人之所以和其他动物不同,只因为人是一种不同的动物。人这种动物,命定地要有定语!^[12]这是因为,人这一语符的哲学宿命即人这一语符终将是某一种逻辑谓词!但是,就唯从纯粹逻辑的角度看,真实境况决非如此,正如伟大的逻辑学家、现象学的始祖,哲人布伦塔诺所分析的那样:“如果认为每一判断都是两个表象(representations)的结合或分离,那是不对的……单一的表象同样可以是相信和不相信的对象。”正如俄国著名的印度学和佛学专家舍尔巴茨基所理解的那样:“存在决不是谓词!”^[13]

但是,设若让牛、马、羊之类也有定语,如云:“牛是X动物”、“马是X动物”、“羊是X动物”,则“人是X动物”的哲学句子命题之哲学句式,似乎也就再无哲学、文化以及形而上学的价值可言了。

难道真的如此这般?为了证明人,哲学探寻者之探寻,就只